

皇冠史記

尹一之 冀侯 著



5.7

版社

目 录

代号“特别警犬”	冀 侠 (1)
发生在五号楼里的故事	冀 侠 尹一之 (48)
玫瑰色的夜晚	冀 侠 (112)
皇冠失窃记	尹一之 冀 侠 (180)

一 北方边疆某城，江畔公园里，春意盎然，游人如织。
长椅上坐着一对情侣。

林强，二十七八岁，潇洒英俊，此刻两手托腮，望着缓缓流动的江水出神。

女青年芳芳，身段优美，低着头，高跟鞋的后跟不耐烦地刨着地面。

芳芳：“林强，听见我的话没有？”

林强：“呵，听见了，听见了——”

芳芳：“那我们就把日子定下来吧？”

林强：“嗯？什么日子？！”

芳芳看林强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娇嗔地撅起嘴：“你这个人！案子已经办完，也立了功，受了奖，该想想我们个人的事啦，干什么还这么心神不安的？！”

林强微微摇头：“芳芳，这次破案虽说还算顺利，可是我……总感到有一双隐隐忽忽的眼睛在盯着我。”

芳芳一愣神：“什么，一双眼睛？！”她瞪大了两只杏核眼注视着林强，突然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，“别疑神疑鬼的了！哪来那么多的眼睛总盯着你，除了我还有谁？你呀……”

林强：“芳芳，我和你说正经事呢！”

芳芳收起笑容，认真地：“我也和你说正经事呢！你这个嗅觉灵敏的‘特别警犬’，为什么就嗅不出我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呀？”说着话，眼圈发红，扭过头去。

林强立刻挨过身来，轻抚着芳芳的肩膀，注视着她，动心地说：“芳芳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
芳芳破涕为笑：“真的？你决定了？”

林强：“当然！”

芳芳：“那就定在‘五一节’？”

林强：“好！‘五一节’！”

两对深情的眼睛互相注视着，久久不动。

二 一双双轻快灵巧的脚在有节奏地跳动着……

舞蹈练功室内，周围有大镜子，几个女演员正在排练，其中也有芳芳。

女编导刘丽芸，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年纪，但身段、动作还很灵活，正边说边做出示范动作。

刘丽芸：“好，从头来一遍，要注意动作的配合，配合！”说完以手示意女钢琴伴奏员张莉莉，“把节奏加快些！”

张莉莉点点头，弹起《金蛇狂舞曲》。

疾徐变化的琴声，飘飞的纱裙，旋转的身姿，跳动的双脚……

女主角芳芳两眼有神，春波流盼，神采飞扬……

刘丽芸全神贯注，情绪不断变换，时而嘴角露出满意的一笑，时而遗憾地摇着头叹息……

三 边防军保卫部技术室。

各种电子仪器正紧张地工作着。

“哒哒，哒哒……”电子计算机在鸣响。

“咕咕，嘟嘟……”收发报机收发着无线电波，种类不同、大小各异的荧光屏，显示着复杂的线条、号码。

男女工作人员都在认真严肃地操纵着。

一台截收机前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干部，头戴耳机，正在监听传出来的《金蛇狂舞曲》的声音。她突然睁大了眼睛，急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，传出“嘀嘀嘀……”刺耳的电波声。

四 保卫部肖部长和干事孙志海走进来，站在截收机前。

女干部放下耳机：“肖部长，这组奇怪的电波，三年前出现过，现在又出现了！”

肖部长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再放一遍！”

女干部开机，传出刺耳的高频率的嘀嘀声。

孙志海惊疑地：“金丝蛇？！”

肖部长点点头：“你听，无论从这熟练的拍法、指法，还是从电波显露的个性，都与‘金丝蛇’极为相似！”

孙志海：“这个家伙再次出现，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肖部长略一思索，果断地说：“意味着必须加强我边境线的警戒！”

孙志海：“对，记得上一次这个家伙出现不久，就发生了越境事件！”

肖部长：“按原定的‘第二警戒方案’，立刻部署！”

孙志海：“是！”

五 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林强和芳芳将两辆自行车放在存车处锁好，又兴冲冲地并肩走进一家大百货商店。

六 商店里，有五颜六色的商品……

摩肩擦背的顾客……

挤在一群妇女顾客中的芳芳，时而与售货员高声地谈话，时而又回头与林强商量着……

林强在收款处门口排着队，手上提着装满各种包裹的网兜。

林荫路上，两辆自行车满载着结婚用品；林强和芳芳欣喜地并肩缓行，悄悄絮语。

七 边境线上，枯枝乱草中隐现出一座青石界碑，上面镌刻着两个大字：“中国”。

“啪啪……”连续几声枪响……

丛林里，我十几名边防军人正阻击三名企图越境出逃分子。

两名越境分子被击中了，先后倒地，另一名负伤后跪地投降。

八 边界哨所，墙上挂着边界地段图，桌上并排摆着几部电话机和无线电收发报机。

地上的军用担架上躺着被抓获的负伤逃犯。一名卫生员正给他打强心针；孙志海和几名战士焦急地望着他。

逃犯痛苦地呻吟一声，睁开眼睛，陌生地望望四周，又闭上了。

卫生员：“孙干事，可以问啦！”

孙志海厉声地：“你们偷越国境的任务？”

逃犯只是呻吟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“他不想活了！”孙志海对卫生员说，“停止注射！”

逃犯恐惧地睁开眼：“不，不，我交待……”

孙志海：“快说！”

逃犯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金丝蛇！……”

孙志海：“金丝蛇？！他的住址、职业？”

逃犯头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：“他的家……家……”

孙志海急问：“家在哪儿？”

逃犯张张嘴，没有发出声来。

卫生员从逃犯胸上取下听诊器，低声地说：“不行啦，孙干事！”

孙志海：“再打强心针！”

卫生员：“流血过多，无济于事了！”

孙志海摸摸手枪，和几名战士互相望了一下，惋惜地说：“糟！线索——断了！”

九 孙志海走进肖部长办公室，汇报了审讯经过。

肖部长边沉思边问：“还有什么情况？”

孙志海：“在打火机里发现一盘微型录音带，正在做技术处理。”

肖部长：“唔，尽快处理！”

孙志海欲言又止地：“肖部长，我考虑……”

肖部长抬起头来朝着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意思是叫他说下去。

孙志海：“能不能把‘金丝蛇’的老对手请来对付他？”

肖部长非常感兴趣地说：“你说‘特别警犬’，嗯？”说完，朗朗地笑了。

孙志海：“是他，我的年轻的老伙伴！”

肖部长：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！先找他来，让他了解一下案情。噢，噢，我已经交待了，苏副处长也兼顾一下这个案子！”

孙志海欣喜地：“那就更好了！”

十 芳芳的卧室。

芳芳：“这次是我主演，你必须去看看我的彩排。哪次你也没去，对我一点儿也不关心！”

林强：“我去有什么用？”

芳芳：“提提意见也是好的嘛！”

林强顺从地：“好！我去！”

芳芳高兴地笑了。

叮铃铃……外间屋的电话铃响起来。

林强：“电话！……”

芳芳：“真讨厌！响它的去吧！”

叮铃铃……电话的铃声执拗地响着。

林强：“芳芳，快接电话！别误了事！”

芳芳不情愿，没好气地跑到外间屋子，拿起耳机：“谁呀！”

话筒中传出孙志海的声音：“我，孙志海，芳芳吗？叫林强接电话。”

芳芳：“林强不在！”

林强抢过耳机：“噢，志海吗？”

话筒中孙志海的声音：“林强，我知道你准在这儿，为什么铃响那么半天还不接电话！”

林强：“我……我听是听见了，不过……”

芳芳在一旁瞪了他一眼。

话筒中孙志海的声音：“好了，别解释了，你们也应该结婚了。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们又到一起啃个硬骨头了，希望你灵敏的嗅觉再次显示威力！”

林强顿时精神抖擞起来：“好，我就愿啃硬的！越硬越有

味道！”

十一 保卫部的化验室里，林强和孙志海正在听录音。

微型录音机内传出：“这次军事调动……”

随着旋转着的录音带，迭印出这样一个画面。

一间明亮、隔音的作战地下室内，中间地面上有一张硕大的、嵌在玻璃框下的边境模型示意图，图上插有敌我双方兵力分布和集结点的红白小旗。

一位魁梧身材的首长，手拿一根白色教鞭，在一条虚线上指划：“敌人最近在这一带集结了大批兵力装备，有一口吞掉我国疆土的野心。同志们，关于我军在这一线的兵力部署和导弹的配备情况，初步方案就是这样，看看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大家都摇摇头，表示没有意见。

魁梧身材的首长用询问的目光望了一眼肖部长：“肖部长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肖部长严峻地：“总参情报部来电指示我们，敌人的情报中心正在积极搞派遣间谍的活动，妄图盗窃我军事秘密。”

众首长点点头……

画面回到仍然旋转的录音带上。录音机内传出魁梧身材的首长最后一句话：“各军、各兵种立即分头执行吧！”接着是一片挪动椅子的声响……

孙志海回忆着：“那天的军事会议，警戒和保卫工作，找不出可疑的迹象呀！”

林强：“作战室的隔音设备和光源装置有问题吗？”

孙志海：“绝对没有问题！”

林强：“岗哨的情况呢？”

孙志海自信地说：“进入作战室，要经过三道哨位，就是

一只老鼠也钻不进去，白说是人！”

林强从录音机上取下微型录音带，透过高倍数放大镜检验着痕迹。

林强把眼睛离开放大镜：“敌人已经钻到我们心脏里来了！”

孙志海惊讶地：“难道指挥部里……有问题？！”

林强：“还不敢肯定，不过，敌人也并不聪明，在技术上还是老一套的玩艺儿！”

孙志海：“怎么见得？”

林强指指微型录音带：“他们只能靠窃听器，我怀疑可能是……参加会议的人带进去的！”

孙志海好象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好大胆！”但随即高兴地拍着林强的肩膀说，“你真不愧是个‘特别警犬’！幸亏我们这次把录音带截获了！”

林强：“事情还不那么简单，敌人至少已经复制了录音带，两条、三条都说不定，必须尽快追回！”

孙志海：“立刻报告肖部长！”

十二 保卫部会议室里，案情分析会正在进行。形势比较紧张。

肖部长皱着眉头说：“录音带要尽快查获。我已经命令边防部队严密封锁国境。咱们的紧急工作就要‘顺藤摸瓜’堵漏洞，把暗藏的敌人都挖出来，工作是又紧迫，又艰巨呵！同志们！”

坐在桌边的孙志海说：“从调查结果看，只有后勤部的郝部长修过他的手表。”

“什么样的手表？”林强追问。

孙志海：“说是双日历全自动的‘百浪多’？……”

“不对，”林强说，“应当是三个表把的航空表。只有航空表才能装进这样的窃听器。别的表都不行。”

副处长苏志看了林强一眼，说：“还是‘特别警犬’有经验呵。谁知道他的表是什么型的？”

在坐的人都面面相觑。

林强果断地说：“我记得，我知道，去年冬天我跟他坐对过时，我看见了。”

苏志：“那好！”他又低头翻了翻材料，接着说，“侦察面要宽，不轻易排除各种可能性，但也要谨慎小心，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不可轻举妄动！”

肖部长沉吟了一下：“苏副处长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的担子很重呵，不可不慎重！”

林强坚持他自己的意见，很果断地说：“我看，还是应该马上到郝部长家去，抓出这个线索，好往下追！‘兵贵神速’！”

苏志又抬头看看林强。

肖部长点了点头，作出决定：“马上行动吧！”

十三 一间幽暗的室内。

一只手正在调转《红灯牌》收音机的按钮。这只手的中指指甲根有比较明显的一条黑色斑痕。

传来《金蛇狂舞曲》的音乐，只能看到背影模糊的人急忙戴上耳机，音乐声消失。

十四 保卫部，技术室内。

几名女干部头戴耳机，正在截录《金蛇狂舞曲》。

转动的录音磁带，飘散出舞曲的迷人乐声来……

十五 一辆吉普车驶在亮起路灯的街道上，从玻璃窗望去，

看不清开车人的脸。

十六 吉普车停在城市公园的门口。

十七 公园。夏日的黄昏。稀落的游人，流连忘返。一棵长得特异的老榆树前。一只中指甲有黑色斑痕的手，将一支香烟放进树洞，又用一颗小石头压住。

十八 一个蒙着黑纱的女人，手拎提包，在公园的石径小路上缓步走着。

她象无意中停在老榆树前面似的，但向四下张望一下，便迅速从树洞中掏出一支香烟，打开小手电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总部命令：嫁祸替身，金蝉脱壳，保存实力。

金丝蛇

蒙黑纱女人打燃打火机，把字条偷偷烧掉，点燃香烟，边吸着边走出公园。

十九 一排排带花园的成套平房。

林强和孙志海穿行到一所平房前，院门开着，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，一个战士司机正在擦洗车身。

二十 在郝部长家客厅内。两鬓花白的郝部长热情地说：“呵！你们真是稀客，请坐，坐。”孙志海和林强坐在沙发上。小通讯员端来三只茶杯，斟满，放在茶几上，走了出去。孙志海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郝部长，我们是来调查一个情况的。”

郝部长爽朗地回答说：“好嘛，什么情况呀？”

孙志海：“S Z号军事会议的情况，泄密了！”

郝部长大吃一惊：“呵？！会出这样的事？！”

孙志海：“敌特分子正千方百计想把这个情报得到手，偷

送出去呢。”

郝部长愤怒地问：“抓住这些可恶的东西了吗？”

林强：“正在追捕中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来找首长的。”

郝部长焦急地说：“快说说！”

林强：“你的手表一直戴着吗？”

郝部长迷惑地说：“是啊！”

林强问：“修理过吗？”

郝部长回忆了一下说：“嗯，嗯，前些日子，我要小金拿到表店修理过一次。怎么？其中有问题？”

林强客气地说：“能准许我们看看吗？”

郝部长：“当然可以。”说着从手腕上取下来递给林强。孙志海在一旁注意看时，果然是一块航空表！

林强放近耳朵听听声音，又仔细看了看说：“我们回去对这块表做一下技术鉴定，看来窃听器装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郝部长又猛地吃了一惊：“呵？！”他立刻急躁地走到门口，大声喊，“小金子！”

门外应了一声：“到！”

小金子畏惧地走了进来。

郝部长：“前几天，你到哪儿修的表？”

小金子有些紧张地说：“我那天，到……到……红光表店修……修的表。”

林强望着小金子：“别紧张，慢慢说！”

小金子思索了一下，回忆道：“那是一天傍晚……”

二十一 （回忆的画面）宽阔的街道上，人来人往，热闹拥挤，正是下班的时候。

小金子背着军用挎包，骑着自行车，在人流中行驶。

他是进红光修表店。

几个年轻的职工蹓闹着下班要走。

小金子着急地说：“同志，还能修表吗？”

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指指墙上的电表：“下班了，不接活了，明天再来吧！”说完向门外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有一个老师傅刚拿起扫帚要扫地，闻声便走过来问道：“解放军同志，修表呀？”

小金子忙掏出手表：“老师傅，你看，这表不走了，是我们首长的，急等着用，能不能给修一下？”

老师傅热情地说：“哦！”接过表，又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，“得放在这儿啦，我今晚加个班，明天上午来取吧！”

小金子高兴地说：“谢谢老师傅。”

（回忆完）

二十二 画面又回到郝部长家的客厅。

小金子仍然笔直地站着，接着说：“第二天上午，我就取了回来，交给首长了。”

林强：“那个老师傅你还记得吗？”

小金子不加思索地：“记得，他工作服的号码是‘8’号。”

林强点点头，望望郝部长。

郝部长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“都是我麻痹大意！”

二十三 保卫部，肖部长办公室内。郝部长那块手表放在办公桌上。

林强：“这块表的机器已经不是郝部长原来那一个了！在修表时显然给换了表芯。而在这一块里装的是外国特务用的‘微型话音式窃听器’，经过特殊处理的。”

肖部长：“敌人这次下了个大赌注，终于使用了最先进的窃听装置！”

这时，一个女保卫干事拿起一份档案读道：“金元吉，朝鲜族人，二十一岁，两年前入伍，一直在郝部长身边当通讯员，家庭及本人表现，均未发现什么问题。”

孙志海拿着笔记本：“通过调查红光表店，8号营业员是个五十三岁的老头，叫张守本。”说着拿出一张半身照片，递给肖部长，“这个人热情好客，据表店反映，他工作一直老老实实，多次被评为‘先进分子’。他有个女儿叫张莉莉，是市歌舞团的钢琴伴奏员。”

苏志深思熟虑地：“对几个可疑分子都应当追查，特别是那个老修表工……”

林强：“敌人一定会有复制的录音带，还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弄走，边境上必须严加戒备。”

肖部长看看大家：“同志们，看来敌人隐藏得很深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这么办……”

二十四 录音机上的那一排红绿灯不停地变幻、闪动着。

《金蛇狂舞曲》的旋律在回荡……

随着镜头的拉开，芳芳正一个人在自家的客厅里，对着穿衣镜练习舞蹈动作。她虽然全神贯注，但两只眼睛却有些失神，脸上表情木然，好象只是随着音乐做着机械的动作。

随着音乐渐渐的停止，她疲惫地仰靠在沙发上。

茶几上的台历是红色文字四月×日，星期日……

芳芳两手埋头，闭上了眼睛……

客厅的门开了，林强的脚步轻轻移到芳芳跟前，他好象是看一个陌生的人，上下审视着芳芳，观察客厅里的一切。

芳芳睁开眼，发现林强的眼光，又生气地闭上了眼睛，不加理睬。

林强也无动于衷，好象毫未介意芳芳那副冷淡的表情，却还是直愣愣地盯视着她。

芳芳再也忍不住了：“你这个忙人，还有时间到我这里来？”

林强：“芳芳，我实在没有时间来，可又不能不来呀！”

芳芳有些高兴地：“来了就坐下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”

林强坐到沙发上，四下打量着。

芳芳：“怎么？不认识这个地方了？”说着打开录音机，“你看看我这一段动作，有没有什么新鲜感？”

《金蛇狂舞曲》旋律悠然响起……

林强心中一跳，耳间充满了疾徐变化的旋律，两眼看着芳芳那或柔或刚、时紧时慢的金蛇狂舞的动作……

在林强的眼里，芳芳好象化成一个“金丝蛇”式的、面孔狰狞的女人，在疯狂地扭动着……

《金蛇狂舞曲》的优美旋律，忽然又变成“嘀嘀哒哒……”的奇怪的金丝蛇手法的电波。

美丽娇媚的芳芳——狰狞的蛇女人……

优美的舞曲旋律——奇怪的电波声……

多次地变幻着。

录音机上跳动的红绿灯戛然停止。

芳芳有些微红的脸，更显得楚楚动人，容光焕发。她满意地坐到林强身边等着他的叫好。

林强看了看芳芳，猜中了她的心理，机械地应酬了一句：

“跳得好，跳得好……”

林强站起身，看了看表：“时间真快，我还要去办事……”

芳芳拉住林强：“一来就是火烧火燎的。你不欣赏我的舞姿吗？”

林强：“欣赏，欣赏。以后还要欣赏的。”说着，自然地转了话题，“芳芳，这台录音机是你家买的吗？”

芳芳：“不，这是刘编导送给我的礼物，祝贺我‘双喜临门’……”

林强：“双喜临门？！”

芳芳：“‘五一节’军民大联欢，我扮演主角，这不是一喜吗？还有，我们的婚礼……”

林强又看了看表，含蓄地：“刘编导对你可真热心啊。”

“她确实喜欢我，关心得无微不至。”

“这位编导是个老资格吧？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五十开外了，看起来特别年轻……”

林强：“噢。她是什么地方的人？”

芳芳：“南方人吧，爱吃大米，讨厌面粉。”

“她一定是科班出身……在哪儿学的舞蹈？”

芳芳：“这我可不知道，你怎么一说话就刨根问底？又‘查’上‘户口’了！”

林强：“随便问问。”

芳芳：“你的职业病又犯了！见人就喜欢查历史，疑神疑鬼的！”

林强站起来：“那么……我该走了，还有事要办。”

芳芳柔情地：“林强，你呀，一搞起侦察，就什么都排不上号了。我真替你担心！”